



詠聰 SIR 溫習筆記

中一 單元六

主題：景物描寫

景物描寫

【感官描寫】(高小)

「感官」指的是五種感官，包括視覺（眼睛）、聽覺（耳朵）、味覺（嘴巴舌頭）、嗅覺（鼻子）和觸覺（皮膚）。感官描寫就是指作者用他看到的、聽到的、吃到的、嗅到的和摸到的來寫人或景物。

作者在文章中使用感官描寫，能讓文章內容更具體，更易產生共鳴。讀者不需要自己想像，只需通過作者描寫的事物的顏色、香味、味道、聲音及身體的觸感等感官描寫去想像、瞭解即可。

【靜態描寫】

集中描寫景物靜止時的狀態，讓讀者掌握景物的靜態美。

→ X 100% 靜

【動態描寫】

捕捉景物的活動變化，讓讀者掌握景物的動態美。

→ X 100% 動

靜 > 動

例子：朱自清《荷塘月色》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有嬌娜地開著的，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裡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吹過，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和花也有一絲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著，這便宛然有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土。薄薄的青霧浮在荷塘裡。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著輕紗的夢……

→ 氛圍屬靜態

【隨時推移法】(中二)

即「時間推移法」，根據時間順序，來描寫物的變化。例如由早至晚、不同的日子、晴陰雨、由春至冬、潮水漲退、花開花謝、日出日落的過程等。運用隨時推移法，要抓住景物在不同時間的特點，以突出景物在不同時間的面貌。



晚

空無一人

一、感官描寫

《白櫻》 呂永佳

最初我以為櫻花是粉紅色的。

踏出酒店便有一道清靜的小徑，早上還是有點微涼，卻看到一排櫻花樹，據說，櫻花盛開的時間很短暫，因為轉瞬即逝而變得珍貴。我在東京看到的櫻花樹是以白色為主，微風吹過，一片一片花瓣掉落，像有點點記憶的雪，美麗而輕薄，與自己想像的，有點不一樣。

還記得第一次來東京的時候，與家人同行，對這個人人有禮，亂中有序的大都會大有好感。每個人都彷彿臉帶微笑，忠實工作。城市節奏急速，卻未見忙亂，繁華之中，總有一片清靜的地帶，空氣也比香港清新。可是今趟，我這個過客親身感受地震、海嘯及核災對這個國家的重創，他們像一條過份表演的龍，在沒有能量和閒情，於是脫下面具，展示了倦容與疲態，急不及待躺下來休息。

粉紅色的櫻花在我的想像中慢慢褪色，蒼白的樹直立著，以堅強的姿態，軟弱地矗立著。我在想，沒有一個永遠繁華的城市，安穩是麻醉劑，讓我們失去感覺變幻無常的觸覺。我們一旦面臨巨變，會措手不及，然後沉默地繼續活下去。

在目黑川，有一條小河，河的兩邊種滿了櫻花樹，我看到日本人久違的笑容。很多人拿著酒杯，讓我聯想到所謂醉生夢死。人不愛悲壯，只求安穩，酒是良好的藥，叫人從痛苦中暫時逃逸。其實他們的傷口，並不來自過去，而是來自前方，那仿如黑暗無盡的大洞，而人們不得向前走，像一群明知戰死但要迫上沙場的死士。當然，現代城市沒有壯烈的號角，也沒有宏偉的、寫滿事跡的墓碑，他們的眼睛逐漸失去顏色，而自己的聲音，在時間的大河裏寂滅，而無人知曉。

微風吹過，日本人說落櫻是一年最美麗的時刻。櫻花樹上有嫩綠的枝葉，一年後櫻花又會再度盛開，開滿整個東京。然而又有誰會記得，或者察覺，此時此刻飄落河上的花瓣，也有曾被無數相機捕捉的一刻？每個人都孤獨，卻並不罕見。



二、靜態及動態描寫



《旺角夜行》 麥樹堅

月台是馬拉松的起點，即使你身上沒有號碼布，但你仍須一馬當先、伺機進逼，看準人叢裡每一個空隙，才能較順利地超越那些渾噩的傢伙走接扶手電梯入口。千萬別以為踏上梯級便能吁一口氣，你還要留意前面的人有沒有猶豫或東張西望，你要預計他們是否會在出口急停，預早切線或掠過他們是不錯的選擇，否則難保你不被湧上來的乘客推倒。喜歡在扶手電梯出口發呆、搜尋指示牌或銀行位置的人很多，車站大堂的空間對他們而言實在可有可無，他們眼裡只有 ABCD。

出關考驗洞察先機的能力。選擇跟在年輕男孩後面是較為明智的，需要提防的是挽手袋的女人。她們老是把儲值卡放在手袋裡，並以為感應器像她們一樣敏感，結果她們要把手袋貼在感應器上反覆嘗試，而後面迅速形成一條鼓譟的人龍。離開地鐵站相等於跑了幾公里的路，卻只是整個比賽的一小部分。雨水淋漓的旺角街道為夜行加添越野的味道，令我渾身起了疙瘩，老是覺得不對勁。旺角街道的天空懸掛著招牌、鷹架和僭建的簷篷，往常它們涓滴的污水尚有節奏，躲避也不是甚麼困難的事。但雨水沖刷它們的鐵輪，咖啡色的污水一線接連地面與天空。濕透的地面像醬油，一片油亮反射著霓虹，汽車行駛的聲音特別響亮。雨夜的氣溫低，空氣滲著青草和溝渠味。

穿透明雨衣的報販仍舊不避雨水，在狹窄的行人道擺攤檔。等候朋友的人喜歡三五成群站在商店門前，真正的行人只能在僅餘的空間穿插前進。雨夜在旺角打傘是很冒險的，順著傘面滑下的雨水若打濕別人的身體，很大機會會換來怒視或咒罵。傘與傘的碰撞除了令你的雨傘折壽，更會拖慢你前進的速度，並往往連累你被傘骨尖端插向臉龐任何位置。

雨水驅散平時在行人專用區裡閑蕩亂轉的人，願意冒雨的疾行者似乎得到天賜捷徑。但是行人專用區的地面高低不平，水窪處處，更重要的是專用區被馬路分割，難保疾行者在等候橫過馬路期間不被雨水淋得沒頭沒腦、嗚呼哀哉。

我不抗拒霓虹與物質享受，只是欠缺慢步繁華的閒情，愛對煩囂喧鬧採取迴避的態度。我怕百貨公司。我怕超級市場。我最怕星期天的街道。我不想開車由青山道進入深水埗。假如窄路上有人一字排開高談闊論，我必定搶先越過這堵人牆。若行人路能劃分快線和慢線、單程或雙程，甚至有步速限制，豎立路牌標明禁止呆站時間，步行可能會變得更暢快有效。旺角夜行跟池塘裡魚

群啖喋爭吃沒有兩樣，都予人一網打盡的邪惡念頭。

離開地鐵站，我打著傘沿行人專用區前進，期間不時收起雨傘，躡入人叢，拐入一些雨下得特別滂沱的捷徑。我蹣跚過水窪，皮鞋和襪子都濕透，也試過低頭冒雨疾行。窄巷裡我以耐性經過一堆堆呆站的人群，多次禮貌地請在簷篷下避雨的人讓出一點空隙。

舊樓梯間微黃的燈光異常溫暖，令人想起熱氣騰騰的粟米湯。淅淅的旺角被甩在身後，陡峭的梯級、破爛的信箱、發霉的電線、陳舊的升降機渾成最後的終點。蹬了兩級樓梯，雨水窮追不捨潑濕我的襯衣。想回身察看，老女人掠過我並收起摺疊傘，弄得我滿臉都是雨水。老女人沒有道歉，而且飛快消失於梯間轉角。我捺著怒氣拾級而上，好不容易爬到三樓，發現鐵閘上鎖，蛛網新結。抹去手錶上的雨水，分明是八時正，不遲不早。不是營業至晚上八時嗎？怎麼連關門的場面也看不到？

如果你是我，下班後匆匆趕往書店買一本很重要的書，從地鐵站開始便受到重重攔阻，遇上大雨下半身氾氾，而書店沒有事先張揚便提早關門……你會返回失去秩序、雨水浙瀝的街道，左穿右插乘地車回家嗎？

TSANG SIR

三、隨時推移法（一）

《三峽之秋》 方紀

三峽的秋天，從大江兩岸的橘柚樹開始。這些樹，生長在陡峭的山巖上，葉子也如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堅硬，挺直。越到秋天，它們越顯出綠得發黑的顏色；而那累累的果實，正在由青變黃，漸漸從葉子中間顯露出來。就在這時候，它們開始散發出一種清香，使三峽充滿了成熟的秋天的氣息。

早晨，透明的露水閃耀，峽風有些涼意，彷彿滿山的橘柚樹上撒了一層潔白的霜，新鮮而明淨；太陽出來，露水消逝了，橘柚樹閃爍陽光，綠葉金實；三峽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麗。

中午，群峰披上金甲，陽光在水面上跳躍，長江也變得熱烈了；像一條金鱗巨蟒，翻滾著，呼嘯著，奔騰流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蕩的、跳躍的光輝，投向兩岸陡立的峭壁。於是，整個峽谷，波光蕩漾，三峽又充滿了秋天的熱烈的氣息。

下午，太陽還沒有落，峽裏早升起一層青色的霧。這使得峽裏的黃昏來得特別早，而去得特別遲。於是，在青色的透明的黃昏中，兩岸峭壁的倒影，一齊擁向江心，使江面上只剩下一線發光的天空，長江平靜而輕緩地流淌，變得有如一條明亮的小溪。

夜，終於來了。岸邊的漁火，江心的燈標，接連地亮起；連同它們在水面映出的紅色光暈，使長江像是眨眼睛，沉沉欲睡。只有偶爾駛過的趕路的駁船，響著汽笛，在江面劃開一條發光的路；於是漁火和燈標，都像驚醒了一般，在水面上輕輕地搖曳。

也許由於這裏的山太高，峽谷太深，天空過於狹小，連月亮也上來得很遲很遲。起初，峽裏只能感覺到它朦朧的青光，和黃昏連在一起；而不知在什麼時候，它忽然出現在山上。就像從山上生長出來，是山的一部分；像一塊巨大的，磨平、發亮的雲母石。這時，月亮和山的陰影，對比得異常明顯^{3/4}山是墨一般的黑，陡立，傾向江心，彷彿就要撲跌下來；而月光，從山頂上，順

深深的、直立的谷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輝，一直瀉到江面。就像一道道瀑布，憑空飛降；又像一匹匹素錦，從山上掛起。

這一天，正是中秋。



四、隨時推移法 (二)

《四季》 陳奕迅

曲: 周國賢

詞: 小克

編: 思歪江 C. Y. Kong

監: 思歪江 C. Y. Kong

萌芽

我記起那年春天

得我一個不知的欺騙
如天空的污染 終於都上演

我記起那年夏天

友情愛情兩邊都發現 虧欠
情路上跌損

熾熱

最後已事過境遷
長街風景已變
再度回想 誰的臉
往日那位少年

又再路過事發景點

痛傷 少不免
仍是會 流淚 失眠
尚記得當天貫心的一箭

我記起那年秋天

飛過一隻心酸小孤燕
半枯乾的枝節 於窗邊發展

落寞

我記起那年的冬天

半朦半朧困於繭裡面 兜轉
緣份未看穿

冷淡

最後已事過境遷
長街風景已變
再度回想 誰的臉
往日那位少年

又再路過事發景點

痛傷 少不免
仍是會 流淚 失眠
淚染穿心穿肺那一點

季度裡事過境遷

蝴蝶終於蛻變
再沒留戀 誰的臉
往日兩位少年

就算讓世事再翻演
會否 不改變

仍是會 離別 糾纏
拔去穿心一箭 感恩不怨

我感激這年春天

花再開遍 祝福相獻
待那丘彼特放出新一箭